

573.071
7132

中山主義講演集

右任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notes in ink, including a large 'X' mark.]



孫中山社會主義談

此書爲孫先生民國元年對社會黨之演講；內

理及派別，經濟學之生產問題，消費問題，資本問題，分配問題等，與民生主義有密切關係。研究三民主義者不可不讀。

五月出版 三民公司啓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山主義講演集全一冊

每本定價四角

匯費

編者 馬凌山

印刷者 三民公司

發行所 三民公司

大書局

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三民公司
底九一九號

序言

我們爲什麼要出這本小冊子呢？就是因爲現在孫先生雖然死了，但是孫先生的主義却沒有死，這本小冊子就是要把孫先生不死的主義，拿出來給大家認識的。

我們知道孫先生當乙酉中法戰敗的時候，便決定了傾覆滿清創建民國的志願；到了甲午中日戰後的一年，孫先生舉行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不幸失敗，就亡命到歐洲。在歐洲這幾年間：一面研究各國政治和社會的狀況，一面結交各國的革命份子，因而知道單獨政治的革命，還不能夠解決中國的前途，必定要連帶社會的革命，纔能使全國民衆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再加上民生主義，才成功了整個的三民主義。到了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就把三民主義成爲一黨的信仰。當時同盟會的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四個口號已包括了初期的三民主義。從此以後，三民主義的名稱，纔漸漸爲一般人所聽到。但是經過了辛亥革命，到民國元年，把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當時孫先生很不滿意，所以對於國民黨的總理一職，也表示不

願幹。因為那時的國民黨綱，實不過是一種社會政策，已經把民生主義的真精神，完全喪失了。那時的國民黨，止可說是一個普通的政黨，已經失掉了革命黨的本來面目。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先生鑒於黨人以前的錯誤，就着手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重新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規定於誓約。至民國九年，孫先生在上海與各同志商定，才改稱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直到最近幾年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使我們看得很清楚的，是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的摧殘。所以孫先生在民國十三年把國民黨重新改組，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大會宣言中，首先說明中國現在的狀況，次解釋三民主義的內容，次敘述國民黨的政綱和政策。這個宣言由孫先生親自提交大會通過，就成為本黨的最高原則，要全體黨員都要依照這個原則去努力。宣言發出以後，孫先生更時時研究，怎樣把黨綱政策見諸實行。後來又為黨員對於主義得澈底瞭解起見，雖在政事很忙的時期，仍然在每星期都要抽出一點時間來講演三民主義，指導我們一條光明的大路。所以孫先生雖然死了，但是他的革命的精神與革命的主義仍然常常在我們面前領導我們中國革命的青年。我們認定中山主義是救中國的惟一途徑，所以

如有妨礙中山主義的，我們一定要盡力驅除這種障礙。同時我們覺得中國現在被帝國主義者這樣的壓迫，沒有別的安慰，止有努力研究中山主義實行中山主義，使中國得到自由獨立的地位，就是我們莫大的安慰。所以在這本小冊子出版之日，我要高呼：

中山主義萬歲！

中山先生不死！

因為中山主義就是中山先生的生命，我們要繼續中山先生的生命，就應該實行中山先生的主義。

中山先生逝世一週紀念日序於上海大學

中山主義講演集目次

序言

國民黨的真解	胡漢民
我們應該怎樣努力	汪精衛
中俄聯合之意義	蔣介石
國民革命之意義	汪精衛
蘇俄十月革命的感想	胡漢民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瞿秋白
中山主義與國家主義	蕭楚女
研究中山主義應取的方法	施存統

國民黨的真解

胡漢民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抱有由中國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使命的黨。

國民黨的黨綱由三民主義演繹而出。國民黨是中國革命分子惟一的組合體。國民黨爲以黨作國民的領導者，植基礎於農工階級而爲全民的利益。同時分析各階級的分子力量，利用其革命性推動前進。注重的是保護工農階級的利益，扶助其團體發展謀其解放。於現在國民革命的時期，則集合全國民衆從軍閥專制的手中，奪取政權，還之民衆。並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被壓迫的民族，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共同奮鬥，打倒帝國主義。這便是國民黨的性質，和其在中國的作用。

現在無人不知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革命政黨，也知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却未必知道國民黨三民主義的解釋，故此常不免有誤會。我可以把本黨總理孫先生的解釋引述出來，這是本黨的訓條，本黨黨員一體接受，不能有別的曲解的。

就於民族主義孫先生說：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弱小民族都被強暴的壓迫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這些被壓迫的民族聯合一定要和那些強暴國家拼命一戰，將來國際大戰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戰爭。我們要能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世界上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

就於民權主義孫先生說：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以有團體有組織的衆管理政事纔叫做民權……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萬能的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爲人民謀幸福。

就於民生主義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就是要共產。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

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對於國家不止是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甚麼事都可以共，才真達到民生主義目的。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這樣的，可見國民黨是抱有由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社會革命的使命的黨而毫無疑義。祇有遵守着三民主義的黨綱爲革命奮鬥的人才是孫總理的信徒，是國民黨忠實的黨員。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一貫的是依着孫總理的解釋而規定了的。主義範圍，固然絕對不容把民族主義變做狹隘的祖國主義，把民權主義變做中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把民生主義變做改良社會主義，像現時已經倒敗的第二國際一派人的思想見解。更其絕對不容有人從三民主義割裂的就其階級本身利益接受一部份而拋棄遺忘了其全部。我看報紙上有時有「國民黨代表小資產階級」一句話，這容許是未認識國民黨整個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真正革命的精神，或者是因爲國民黨的黨員一派有如上邊所說誤解了三民主義，或祇是割裂的接收主義的一部份，違反了全部。他們不經過黨的決定——且與黨的決議違反——而自發表其意見帶有資產階級的意識，於是招惹此種批評。然而這種黨員不是謬誤，

就是犯了不忠於黨的罪過，國民黨自有嚴正的黨綱不容假借，決不能以這種個人的非黨的言論行動而認為代表了國民黨。我敢說做國民黨黨員的應先排除了資產階

級的意識，至若強派國民黨去代表什麼資產階級，更其無謂。主義上既是不可，

事實上又是不能，這是無待深論的。好好的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可以弄出什

麼改良的馬克思主義，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我也難保中國不發生出什麼改良的孫中山主義，修正的孫中山主義。既是成了修正的和改良的主義便不是孫中山主義。

猶之社會改良修正派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我所以常說：孫中山總理的偉大，完

全從革命上來。如果離掉革命說，就沒有孫中山，也不是孫中山，除了革命性就

沒有三民主義。以不革命的社會改良主義派的思想，說他代表什麼資產階級是可

以的，然而他們決不足以代表國民黨呀！至於在國民革命時期，全中國民衆還是

整個的受帝國主義壓迫着痛苦的階級，除却了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和買辦階級，則

任何階級，都可以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為一般莫大的利益。我們當然可以集合

各階級的力量向革命前進。當然不是蔑視各階級而不和他發生關係。却是我們

於根本問題——整個的三民主義——始終的旗幟鮮明着不調和不妥協的。我們在

廣州討伐商團的事實，就完全可以證明。如果僅就某一時節和某一階級發生關係的一點，就說是代表了某一階級，這樣視察未免太不顧事實了。列寧也曾說「我們應當組織反對政府一切勢力成一個全民運動……這樣去實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勵應當有一政黨能結合一切，攻擊政府的軍隊成一統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體平民的名義去行」這無異乎替中國現時的革命說法。國民黨的策畧，就是如此。

國民黨的真相我已說得很明白，至於國民黨在中國三十年革命的歷史，為民族革命的使命，推翻滿清政府的經過，以後和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奮鬥，一九二三年改組以來的進步，國民黨現時的組織，對於工農階級的關係，全國工農羣衆的傾向，我曾於蘇俄十月革命紀念的感想一篇文章內以本身檢查的意義說過了多少，可以供讀者參考。我從不慣替自己的同志誇張揄揚，我覺得我的文章向來就是過於老實而缺乏一種煽動性，所以現在這篇文章就說到這裏為止。

我們應該怎樣努力

汪精衛

有人問道：『革命派裏頭，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不會呢？』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

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先要聲明的，我是專為革命派而說話，至於一般反革命派，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却偏要戴着反共產的面具，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我以為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

我為什麼專為革命派而說話呢？因為革命派心地是光明的，頭腦是純潔的，他所窮思力索的，是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立腳點沒有？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我以為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

如今先取決於理論，我以為這是第一緊要的問題，然而這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替我們解決了。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慮到我們會因為這些問題發生困難，故早已清清楚楚的，給了我們一部民生主義，替我們解決一切困難。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

主義。』接着說明社會主義之來源，并對於馬克思學說，與以極詳細之批評。第二講說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衝突呢？有人說道：『看了總理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可知總理的思想，和馬克思不一樣。』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總應該力求進步，我們對於馬克思學說，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熱心去研究，熱心去批評，這才不枉為總理的信徒，為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思學說如仇讎，甚至連馬克思學說也禁止閱看呢？這不是無理取鬧麼？又有人說道：『既然方法有分別，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到底不同。』但他為什麼不將第二講一直看下去呢？總理說道：『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事實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總理這番說話，真是深切著明。根據着事實，來定方法，就和根據着地形和敵人的情勢自己的兵力

來定作戰計畫一樣。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為事實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不能用死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有些不同，不但是當然，而且也是必要了。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而且第二講裏，對於我們，已經諄諄告誡，說以為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凡是總理的信徒，於此應該牢牢記着。我關於理論的話，所以如此簡單，因為我平日主張，對於總理學說，應該細心體認，不應該孟浪解釋，以致犯了戴着色眼鏡的毛病，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總不能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如今再說實際工作。

在說實際工作以前，我們應該先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我們可以答道：我們因為耳朵裏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沸湧上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所以我們不怕勞瘁，不怕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

我們應該再問，我們為什麼要做總理的信徒呢？因為我們既然想解除人民的

痛苦，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總理的主義，便是怎樣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我們抱着一腔熱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不然，則此一腔熱血，無所用之，甚至用之不得其所，所以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我們便應該知道，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一般旁觀的人，或者漠然置之，而我們則引為切己之事，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少數批評的人，或者僅以為有興味的研究資料，來給他有興趣的批評，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要批評他，尤其要實現他，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要做實際工作。

我們應該知道，世間一切事實，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是那時代和環境，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二百六十餘年來滿洲竊據中國的歷史，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鴉片戰事以來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事實，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所以總理的主義，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主義發生以後，誠然有促進時代改變環境的效能，而主義之所以發生，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

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要以中國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爲對象，這是極明白的道理，也是極重要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

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是怎樣呢？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

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更詳細引申說明，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而至於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又因受帝國主義侵略之故，而文化益以衰微，經濟益以落後，馴至於不能保國并不能保種，所以中國今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別無其他方法，這便是所謂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事實，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在這般的時代和環境裏，中國國民黨負了担任國民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裏，也因爲看清楚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担任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無可如何的，落後固不可，躡等也不可，正所謂過猶不及了。

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只是國民革命，總理的主義，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

方略，民族主義如此，民權主義如此，民生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

，不是研究批評，便可作爲盡職，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實行出來，去解除中國人民不至罹國亡種滅之禍，使中國的國家在世界上，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僅看做極寶貴的，尤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我們與其談天說地，要怎樣推崇總理的學說，比之於耶穌孔子，我們不如切切實實的，將總理的學說，應用於國民革命的實際工作，因與這樣纔是真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沒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是如此，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是如此。他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纔有工夫嘔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正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和敵人拚命，那有工夫嘔這些閒氣呢？

拿些例來說，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則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或者感想不同，甚至於因此惹起爭執。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須知道馬克思的學說，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共產派也可以批評；民生主義第一